



帰田瑣記

二

15
426
2



門 15
號 426
卷 2

歸田瑣記卷三

閩蠻互稱

福州梁章鉅撰

福建之爲閩自古及今無異而今西北人或並以蠻稱之
吾鄉士大夫又或並閩之名而不居而別爲稱曰東越曰
治南皆未詳者也莫古於周禮八閩七蠻之分鄭注閩蠻
之別也國語曰閩芊蠻矣按此所引鄭語史伯之詞上言
荆王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叔逃難於濮而
蠻季紉自立乃曰蠻芊蠻矣謂叔熊旣避難居濮而從蠻
俗也彼不作閩者賈疏謂後人轉寫者誤鄭氏以閩爲正



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孫分爲七種故謂之七閩然考史記楚世家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狗立是叔之居濮在宣王世周禮爲周初之書安得先有叔熊之後分七種爲七閩之理且牧誓武王伐紂時隨從之國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種孔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杜預左傳釋例直云建甯郡南有濮夷建甯郡乃蜀漢時改益州所置其地當屬梁益在今四川雲南間七閩果叔熊居濮之遺裔何地之相隔絕遠耶許氏說文云閩東南越蛇種從虫門聲所指東南較濮之在西南

爲得其實然蛇種之言實不知所據近人有據說文謬稱閩人爲蛇種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駁之云漢書明言遷其人於江淮間則今江淮間民乃真蛇種而今之閩產無與焉最爲痛快近人無以難之竊思今之連江羅源及順昌諸邑山谷間有一種村氓男女皆椎魯力作務農數姓自相婚姻謂之畚民字亦作柰意卽漢書所云武帝旣遷閩越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其逃亡者自立爲冶縣此卽冶縣之遺民而畚之音與蛇同豈許氏承訛遂以爲蛇種歟且蠻之字許氏亦云蛇種安得蛇種之多如此豈蠻與閩名異實同然周禮又何以七八別數歟竊謂草昧之初南方

閩蠻未通中國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從虫以象之
卽如古狄字亦從犬至犬戎則直以犬爲名又如獯鬻獯
豸之類字皆從犬又豈得盡以犬種稱之嘗考山海經謂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則浙西爲蠻浙東南
爲閩審矣閩之置郡始於秦之閩中郡然秦之閩中郡地
大實兼得漢會稽豫章二郡之半揚雄揚州箴曰閩越北
跟夫東越在禹貢揚州域而云閩越北跟則閩越者南越
也文選魏都賦吳蜀二子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是吳卽
閩也張協雜詩云閩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蘇武書曰越人
衣文蛇是越卽閩也宋之問早發始興口詩候曉踰閩障

乘春望越臺是韶州曲江亦閩也李白題元丹邱山居云
竭來遊閩荒捫陟窮禹鑿夔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此蓋
用史記河渠書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是廬九之間
亦閩也獨孤及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云是亭也僻介閩嶺
是嶺南西道亦閩也韓文公送惠師詩嘗聞禹穴奇東去
寬甌閩又撰胡珣神道碑云至閩南兩越之界夫兩越者
東越南越也而在閩之南則會稽豫章皆閩也史記吳太
伯奔荆蠻號曰句吳司馬素隱云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
亦稱越則是古人合蠻閩吳越而一之若今時封畛攸殊
各有筦轄則不得竟以蠻爲閩也則又何必辭閩之名而

不居而自詡曰東越曰治南以爲古乎

常成二公

韓公作歐陽詹哀辭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鳥之樂雖有長才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士初故宰相常哀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哀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哀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哀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後人皆據此謂進士始歐陽詹而聲教實開自常哀然考閩川名士傳及淳熙三山志則閩人之舉

進士有詹之林蔭皆在歐陽前而獨孤及集中載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先聖先師退而嘆堂室湫狹教學荒隳懼鼓篋之道寢子矜之詩作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旣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愼思使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麗告於公歛其才者進其等

而貢之於宗伯由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為恥公薨之二年
太常議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諡曰成此段刪按節原文
成公者李椅也大厯七年為福建觀察使十年卒官常袞
涖闕在建中元年則葦路藍縷李實導厥先路不自常始
矣今學宮特立常公祠歲時專祀以為興文之報而成公
祀典久缺自李蘭卿都轉彥章始為表彰之都轉以族望
之膏而亟為此舉雖私而實公矣

張宜劉升道

余喜搜訪鄉里舊事曩有釣游叢話之輯因細碎不能成
卷置之篋中茲山居多暇復加甄錄存若干條不忍竟以

飽蠹鼠也憶宋劉敞公是集有寄張宜詩云張君於禮樂
先進野人也曩者吾見之大驚彼何者須眉交蒼白被服
必儒雅故喜殷周間不居王鄭下諸士多及門之子獨在
野食有脫粟飯出無款段馬鄉閭行雖高時俗知亦寡昨
聞修庠序造士繫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專楚櫛養賢須
勤渠風教隨周舍望君萬里餘誰謂我心寫注云福州人
教弟子數百人多成進士者今吾鄉士大夫罕能注其名
想此次續修省志必已詳列之矣又記得亡友福清郭韶
溪學正曾以劉升道之名詢余據云係其邑中名人余無
以答之後偶繙宋劉翌灑山集中有題水雲亭劉升道福

卷三
五
唐所居七律云沙合南臺會有期沙邊築屋俯清漪宋香
陳紫丹成後渭綠湘斑族盛時長者時懷流水念老兄元
愛白雲知一塵不到忘言處雲在青天水在池此明爲聞
人而作但未詳升道里貫當時言福唐不必專屬今之福
清韶溪欲引爲邑先輩之重故殷殷考訂耳

陳讜

韓侂胄爲相時常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漫刺
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
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
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圖令跋其後索筆

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妹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
而及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
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
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
自有水心在此天下豈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
如水心一等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
必蒙與進至此耳胄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讜建甯
人後舉進士此見白珽湛淵靜語按漢長安慶虬之善爲
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
於世梁張率常曰限爲一詩年十六已得三千餘篇有虞

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
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爲目自古已然矣大重
人夏得海此泉白泉州洛陽橋畔有夏將軍廟俗傳蔡忠惠守泉時因修橋
遣醉隸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返遂於二十一日酉
時興工儒者多斥其妄按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
係蔡錫見明史本傳後人因蔡姓而誤附於忠惠耳聞書
亦以此事屬蔡錫且記橋圯時有石譚云石頭若開蔡公
再來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爲忠惠事並云忠惠母先渡
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時母
得海而不知蔡錫事載於正史不必盡虛也

循吏

吾鄉循吏能開風氣之先者人第知唐之李椅常袞而已
而不知六朝時已有虞愿及王秀之南齊書載愿字士恭
宋明帝時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
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

出蝮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二十里外
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
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
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試清徹無
隱後琅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
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云云又載王秀
之字伯奮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
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
王晉平恐富求歸云云可謂清風亮節後先輝映獨疑淳
熙三山志秩官門載王秀之而不及虞愿吾鄉省府志所

論列亦寥寥未免語焉不詳無以風動來者矣

酷吏

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宋泰始六年以晉平王休祐貪虐
不可泣民留之京邑又梁中大通五年郡守臧厥百姓謂
之臧獸吾邦酷吏實始於此

颶風

太平御覽九引南越志曰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
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興未至前三日雞
犬爲之不鳴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爲黑風
按此卽南方之颶吾閩濱海各郡每年春秋之交必有之

至每月間有者俗謂之暴或因以颶爲颶謂卽暴之轉聲則鑿矣

陳嶠

吾鄉相傳有彭祖命長八百歲七十猶是小孩兒之語其原甚古攷全唐詩載陳嶠暮年僅獲一名還聞近八十以身後無依強娶儒家女合卺之夕文士悉賦催妝詩咸有生莫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尙聞年八百陳耶猶是小孩兒是唐時卽有此語今小變之耳

慶城寺碑

福州慶城寺有二碑一則琅琊德政碑一則宋開寶七年

刺史錢昱重修廟碑皆備載王氏事蹟按歐陽五代史謂審知字信通而碑云字詳卿考審知兄弟三人長潮次審邽審知其季也故軍中呼審知爲白馬三郎新唐書列傳潮字信臣審邽字次都其兄弟旣不以信字爲行且信之義通於潮詳之義通於審知當以碑爲是 道光癸卯余回福州祭掃暇日至慶城寺與僧滋亭談禪滋亭頗通內典並喜詢地方故實且覩縷慶城寺源流余告之曰爾聞乾隆二十七年此寺一奇聞乎是年五月七日午時郡城東北慶城寺釋迦大像頭忽斷落墜地拜石爲之碎裂且肩項皆削平儼如刀斫好事者蜂擁聚觀不知其故陳畏

民先生署曾以詩紀之云漫道金剛不壞身空門色相本
非真恒河沙內無窮劫得賣頭顱亦渡人寶月圓光笑故
吾茶毗原不判禪狐想因未了涅槃債更遇無情廣額屠
無有餘乘最上乘心風動處滅傳燈太平早付雲門捧鼻
孔於今摸着曾豈真億萬化身多伎倆甯殊墨頂摩思議
已教人著落猛回頭亦奈如何

高鳳

閩縣有高鳳者以善卜名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前明
宏治己酉福州傅用養鼎求占科名鳳曰君第一人也既
而果然或問其故曰吾適剖椰子而用養至其象解圓當

為解元又宏治戊午科鎮守內臣書一興字令鳳占解元
所在鳳曰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但所書興字從俗省寫其
人在中而入府俱下必省垣矣及揭曉榜首乃候官林克
仁士元也按乾隆丁卯孟瓶庵師於榜前請人測字以
餘茶書一因字於桌上其人曰此為國中一人之象君必
為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煩君一測
其人曰君此科恐無分或後此有恩科亦必中蓋彼因字
係無心君因字係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
友以所執摺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斂
眉蹙然曰君之扇適加因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終於一衿

乎後三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傳姓名殆亦高鳳之流亞矣

玉枕蘭亭

今人熟聞玉枕蘭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役夫所枕小石有刻畫視之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者率更洛陽二本余皆未見惟秋壑石舊存福州舊家按文待詔謂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在軍作立

象而鬢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即今福州本也石高五寸寬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內會字磨滅羣字石字帶字流字有損蕭螯庵跋云康熙壬寅秋余在長安得之閩人之手蓋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於閩之人亦異矣近聞為陳鑑亭廉使勸以重價購去又不知何時復能歸閩否耶

五經中式

鄉會試有五經中式者實吾閩開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黃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又明史選舉志載崇禎甲戌會試

舉人顏茂猷通作五經文帝許送內簾中副榜特賜進士
以其名另爲一行刻於試錄第一名之前則亦吾閩人也
自是以後丁丑則江西楊重熙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
颺終明之世不過此五人 國朝則指不勝屈然開其端
者以順治丁酉鄉試山東法若真爲首次則康熙丁卯順
天鄉試海甯查嗣韓及吾郡林文英此後吾閩乃無繼響
者人才今不如古此其一也 該餘叢考引彙書載宋時
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又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
賜五經及第則此事自宋時卽係閩人擅其長矣

督學屢易

乾隆丁酉吾閩督學使者李公友棠以前臺灣御中任內
呈誤被 召入都繼則范公思皇蒞任數日卽丁艱去莊
公培因亦以父憂回籍時錄遺屬巡撫吳公士功攝其事
其未經科試者尙餘福州福甯兩府九月後前汪公廷瑛
復來成之 汪以甲戌督閩學 蓋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內
學使者凡四易是時考試章程凌雜有先鄉試而後科考
者 福州福甯兩府於己卯有未鄉試而卽歲考者 福州福甯二府
於己卯場後十一月補科考 有未簪挂而先錄遺者 庚辰恩旨
卽於庚辰夏間歲試 有未簪挂而先錄遺者 開科福州屬
七月歲試場期迫促於七月末通考合省 又有學政以午
遺才八月初二日本府屬新生始行簪挂 又有學政以午
後入文廟行香提調以初更傳卽夜簪挂者 汪公牌示六月二十日

廟行香至期以夫人染恙承命候醫逗留不敢出逾午黑
雲四起諸生散者大半注公始出以為不恭草率了事而
回是年簪挂本示期八月初二郡伯以監臨赴貢院驗工
欲前往伺候遂於初一夜初更傳新進即夜赴府簪挂胥
斗持火炬沿門呼喚率以陳畏民雜錄詳紀之
各學人數參差不克成禮

荔枝

僑居浦城日余瑁邱乙樓由福州飛寄鮮荔枝兩簍色香
味尙未盡變曾作詩謝之云何煩絳雪與元霜滌暑仙丸
遠寄將挹盡西禪侵曉露聞於西禪寺侵曉摘下即裹籠登舟分來南浦滿
庭芳似憐吮墨吟喉渴巧助稱觴觴鞠脰行時屆余七十偏
與輕紅開口笑好添詩話筆花鄉時以徧貽浦中親好僉
曰此數十年來口福也有以貢荔枝故事為問者余雜考

各書應之曰後漢書和帝紀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
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乃詔
罷之此粵東貢荔枝之始唐書載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
貢蔣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亦指南海言之
金史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荔枝兵部遂於通路
特設舖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則未言貢自何地
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紹興初始貢至二十四年因罷
貢溫州柑亦令不得供進注云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
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置宣和殿此吾聞貢荔枝之故事
今道光元年福建巡撫顏惺甫檢始奏罷之

皂莢樹石榴實

家曜北處士管記云稽神錄載泉州文宣王廟有皂莢樹
每州人登第則先生一莢貞明中忽生一莢半其年陳述
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海錄碎事載邵武郡庭有石
榴一株土人以結實之多少為登科之信熙甯庚戌有雙
實於木末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名
在一二何與均兄弟同榜祖洽有句云不負榴花結露枝
杏林桂樹陳陳相因從未見使此二事者

鼓樓刻漏

福州城中鼓樓相傳舊有刻漏壺應時升降無爽今則只

設十二時木牌需人更換矣聞舊物為周櫟園先生取去
不移時亦沈於海三山志云熙甯二年程大卿師孟為郡
守始作銅壺滴漏設於威武軍門而福甯志又以為宋末
陳石堂先生所製石堂名普字尚德甯德人精律呂璣衡
之學以宋遺民不受元聘隱居授徒巋然為後學師表蓋
初者程而修者陳歟

陳實百問策

莆田陳實字吉生負氣奇傑為諸生日上司某謁文廟屬
實贊禮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實高聲唱曰拜下禮也
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陞明倫堂聽講令實講大誥蓋難

之也實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衆官俱起實
展誥詳緩讀之復詳爲解說某官竟不得坐聽畢默默而
行實於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負才不相下疏言取狀
元不公成祖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成祖命解縉發策
以七十二賢賢賢何德二十八將將何功爲問成祖臨
軒對試頃刻間條對詳悉文彩可觀而環亦悉對無遺乃
罪寅發戍三邊其軍由曰廷爭狀元云云事載閩書實策
載福建通志實傑構也

麻沙書板

麻沙書籍前代盛行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

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禮部尙書胡濙以聞許
之並令有司依時值爲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卽此可
見吾閩書板之富有他省所不及者宏治十二年吏科給
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關里孔廟災邇者福建建陽縣書坊
被火古今書板蕩爲灰燼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文所
萃聚之地乞禁偽學以崇實用云云下禮部議請敕巡按
提學將建陽書板大爲釐正又嘉靖五年因建陽書板字
多訛謬巡按御史楊瑞提調學校副使邵銑疏請專設官
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較尋遣侍讀汪佃行此皆麻
沙書坊故事吾閩志乘罕及之茲從禮部志稿中錄出以

備續修者採擇焉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此浦城朱清如廣文

秉鑑

所編時祝東巖方輯浦城遺書

廣文急欲附見所著因尅日成此余門下士詹捧之為元善後裔欲重梓是集屬余校勘則原輯義例實未允愜如卷首第一篇為宋史本傳第二篇為真文忠公所撰行狀是矣而第三篇即次以縣志縣志係現在所修錄縣志不如錄福建通志通志為一省官書曾經進呈既錄通志則不必再錄縣志矣元善初後其舅張氏後乃復姓詹此大關節集中不一見其同時葉水心適為墓志敘復姓事

甚悉急應錄於真公行狀之後以補史傳之疎蘇州郡學有紹熙元年同年疇唱詩刻中有浦城張體仁七律一首張體仁身元善作此詩時尚未復姓耳集中所錄較詩皆取自詹氏家譜中他無所見而此詩有石刻可徵轉未採及漏畧可知而最可笑者語錄數條中乃採及范紫登四書體注此所當急為刪汰者捧之其應自知之矣按道光戊子己丑間余藩牧吳中任蘇撫者為安化陶雲汀蘇郡丞為遵義王香湖掌蘇州松江兩書院者為歙縣朱蘭坡贊善華陽卓海帆京兆里居者為吳棣華京卿皆以壬戌同年往來無間遂有吳中唱和集

之刻香湖徵余序因為搜求故實知蘇郡學有宋紹熙間
 同年酬唱詩石刻囑香湖搨紙讀之按是事在紹熙元年
 首唱者為袁起巖說友和之者為張元善體仁時袁以提
 刑為浙憲張以提舉司倉庾蘇州即浙憲治所故為吳中
 同官且皆吾閩人餘以次和者為成仲隣欽亮唐致遠子
 壽胡國敏元功王文欽藝均署胥臺趙景安彥中玉彥
 衛從簡彥真均署浚儀三人皆宋宗室也又周晞稷承助
 署桐川陳光宗德明署三山章仲濟濟署浦城考張體仁
 即詹體仁宋史有詹體仁傳葉水心嘗為體仁誌墓述及
 改姓而本傳失書史之疎也嘉慶中浦城有輯詹元善遺

集者但從詹氏族譜中錄出數詩而不及此殆亦未知詹
 張之為一人其輯柘浦詩鈔亦然且皆不知有章澥其人
 澥既與袁詹同年當為宋隆興元年未待問榜進士此石
 刻又明著其為浦城人而徧檢吾閩志乘選舉門前後並
 無章澥之名即厲樊榭撰宋詩紀事自謂蒐輯之勤而於
 詹元善章仲濟此詩亦未之見記載之難如此近錢竹汀
 先生作養新錄始於此刻有所論定惟王文欽誤作文卿
 又言惟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則石刻
 中唐致遠子壽顯與成仲隣胡國敏王文欽同繫胥臺何
 竹汀先生亦熟視而無覩耶今備錄石刻中十二人詩以

補宋詩紀事之缺而余年來蒐輯閩中宋詩又藉此補入袁起巖張元善章仲濟三家然則金石文字之可貴歐陽公所謂集古為有益者真不虛也

武夷山志

癸卯夏間楊雪茶光祿

慶琛

致仕歸田小住浦城獨游武

夷歸為余述游事並問武夷山志以何部為佳余曰我只閱得董天工一志尚詳悉然有不可盡信者如云控鶴仙人名屬仁嘗駕鶴至武夷時魏王子騫與張湛等禱雨龍潭仙人適至騫等具懇遂獲甘霖湛因獻詩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

紛紛據蕭子開建安記載湛獻詩乃沈韻唐體當是宋紹聖間禱雨於武夷君道流迎神送神之曲誤為湛詩余編山志初亦刪削忽一夜夢一仙騎鶴懸空而至黃髮束髻面長棗色兩夾輔有卷鬚全身鶴羽問余曰聞子修山志湛與我詩載否余應曰載矣仙曰此真詩也前志後志或削去誤矣今載便是但聞鶴羽浙浙從空而去按此事說夢荒唐未可執以為據故余所輯東南嶠外詩鈔不錄此詩而如彙書所引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命宋小娥運居巢又真仙通鑑云呂真人鍾離先生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離注廣又武夷記武夷君食沙紅鮓注蝦食石胡臈注小蟹也

此皆舊說相傳而董記轉遺之

建陽二寶

黃壁庵刺史

文瑄

云建陽虞氏家有二寶其一為連環竹

圈二枚大如杯口厚約二分兩圈連環相套欲析為二須藏於衣底得暖氣則分欲合為一亦於衣底連之其年建陽火災虞氏析此圈一執於手一擲於空際頃刻有光一圈漸大如屋遂覆所居四圍隣家皆燬虞宅無恙旋執手中之圈於灰中等所擲之圈合之如故其一為絹本畫一軸銅盆一具其畫已霉黑雖置極明處亦無所見貯水於盆懸畫於壁俯視盆中水則畫中山水屋宇竹木悉現牧

童樵子皆能行動纖毫畢露壁庵館於虞宅曾親見之壁庵篤實人所言當不妄余僑居浦城距建陽百餘里嘗以詢其邑人俱不能詳近壁庵亦已歸里惜臥病不能出無由再質之或疑此語斷不可信余謂天下奇物未可以目所不見決其必無既謂之寶自有非意計所能測者說部中有載外島意達里亞之羅瑪城中有流觴曲水銅鑄羣鳥遇機一發鼓翼而鳴各具本類之聲又云西齊里亞島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嘗遇敵駕數百艘臨其島則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一時燒盡又其王造一大船成將下海牛馬駱駝不能運幾墨得用巧法第令

王一舉手舟如山嶽轉動須臾下海無阻此自不可信若
辛棄疾南燼紀聞載契丹主耶律延禧語二帝曰我祖真
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每穴有珠一顆月圓之
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
百顆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湯沃之取其汁灑衣服及萬木
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降天神
香聞數百里當契丹為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世間果有
此奇物乎然亦無以斷其必無也

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異跡甚多寺中有九十九井相傳一僧畜異

志欲掘百井以為兆後功虧其一而止井上築石塔數處
凡蒼蠅飛集塔上無論多少頭皆向下無有小異者山門
口有梅花石石光而平中隱梅影一枝每年梅樹開花時
影上亦有花生葉時影上有葉遇結子時影上有子若花
葉與子俱落之時則影上惟存枯枝而已寺中又有魁星
石近視無物遠望如一幅淡墨魁星圖至天將雨時石上
綻出水珠亦儼然結一魁星形也此繆蓮仙塗說所載惜
屢晤蘇鼇石皆忘卻一問之

小李將軍畫卷

浦城周儀軒運同

鳳雛

家藏舊畫卷首有宣和瘦金書唐

李昭道海天旭日圖九字一條下有御押憶余在吳門曾見小李將軍海天落照圖長卷畫法與此卷一同惟其入手去路皆不甚分明跋尾亦有疑義而索值且昂遂置之按各家譜錄只有小李落照圖並無旭日圖之日落照圖亦宋秘府物嘗入賈秋壑家前明藏琴川劉氏歷有源流而此卷無考然卷前宣和字押的是真蹟卷中烟霞縹緲鈎勒精嚴亦純是武偉家法斷非宋以後畫手所能仿爲惜不及數尺卽絀然而止知尙有後半幅爲人割移別作一卷以售欺卷後趙松雪所書海賦及鄧巴西袁清容吳魏庵諸跋並屬僞蹟更不待言矣余於嘉慶癸酉冬攜家

北上小住浦城曾從儀軒借觀一過未經諦勘儀軒富於收藏實自以此爲甲觀也道光壬辰得請歸田復過浦城時儀軒已逝其二子芭源廣文甘亭孝廉出此求跋亦匆匆未暇以爲今年秋復得告歸大有卜居是邦之意客窗多暇乃與芭源等發篋縱觀再四審眎因觀縷書此而歸之自幸前後三十年眼力頗有所進不虛此一段翰墨緣且願芭源昆仲就現存之蹟剔去卷後各僞跋重加潢治以無負此唐人妙蹟庶可於無佛處稱尊云爾壬寅十月望後記

陳無軒寓賞編載文衡山前後赤壁賦行書冊稱為浦城
祖君莪在藏本蓋卽吾師舫齋先生之封翁也余於嘉慶
戊辰己巳間掌南浦書院講席日侍舫齋師談讌彼時未
讀寓賞編不知吾師家藏此蹟未曾請觀今僑居浦城吾
師早歸道山雖知有此蹟而無由過問矣翰墨之緣卽一
寓目而亦不可強如此 按蘇文忠有自書赤壁賦本今
三希堂已爲摹刻朱子云盈虛者如代今多誤作如彼
嘗見東坡手寫本作代乃今三希堂所刻則仍作如彼
豈朱子所見又別一本耶然三希堂本而吾與子之所
其適其適作其食又不可解 又按坡公跋龍井題名記

云子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
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
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
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
豐三年爲庚申越二年爲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後
二游而已

辭之曰我爲大臣宜死諸君無爲也猶不去石齋乃曰
請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
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爲冒不測也
歸田瑣記卷三終 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

歸田瑣記卷三

文鶴山前後赤壁賦行書冊稱為補城
祖君表在藏本蓋即吾師勉齋先生之封翁也余於嘉慶
丙辰已巳間嘗南游書院讀冊曰侍册齋師談話彼時未
知書寫編不知吾師家藏此賦未曾請觀今僑居浦城五
二卷而已

豐三平為夷申越二平為上汝故再幾志望今人只吹
天因驗以音不豐三平八日頃北公策一之執志望由示
與泉千數軒小世至志望望短昌山谷喬木蒼然雲霧潤
懸水面十里民出汲心開風氣滋然因思去武無十世
云千前黃臥參參外人示以獸字却去中煉十日煉盡六

歸田瑣記卷四

福州梁章鉅撰

黃忠端公

吾鄉黃石齋先生為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
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恂恂道貌藹然可親絕無一毫
凌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
辭之曰我為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為也猶不去石齋乃曰
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
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為冒不測也眾
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

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
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卽絕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
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甯者至獄以鄉情
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強之不可乃入
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
但必毋過三爵衆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
此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爲
公送喜石齋曰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
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歷數二
公之家世閹閹而呵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

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
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卽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
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瞋
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爲輦
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
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卽就
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
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
血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
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

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恟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領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僞閣部黃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甯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歛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尙如生遂以歸葬榕村語錄所載如此

洪文襄公

相傳洪文襄公承疇當明崇禎十四年松山被陷時京師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賜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

而行狀已徧傳人間歸本朝廿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叙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爲一本然公自順治元年入關爲內院大學士次年卽出駐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後再出爲楚粵滇黔諸省經畧西南底定其功亦偉矣當順治九年九月欽天監奏太白星與日爭光流星入紫微宮者內大臣等議請駕往邊外迎達賴喇嘛公率同大學士陳之遴疏稱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與爭光紫微宮者人君之位流星敢於突入上天垂象誠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澇歲饑處處入告非

聖躬遠幸之時遼賴喇嘛自遠方至遣一大臣迎接已見
優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何勞
聖躬親往疏入遂止此事已載國史列傳則公當日立
朝之概亦可想見矣又聞吾閩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
漳兩會館本係合一鄉誼最暱自國初洪文襄公入相
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館人遂不通謁彼時
泉館人無論京宦公車無不所求輒遂攸往咸宜而漳館
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人五六輩相與私議曰洪閣老
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概不往修賀毋亦於
鄉誼有闕今泉館人皆欣欣向榮且有憇思我輩先施者

姑盍吾禮可乎衆以爲然遂於次日率同往謁閣人傳命
曰旣係同鄉亟應請見但公事實難擺脫稍暇卽當出城
謝步耳越日卽有軍官來報曰中堂準於明日出城到漳
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六輩者飭館役潔整神龕灑
掃庭院具茶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報曰中堂已出前門
矣漳館時在冰窖衚衕距大街不遠於是五六輩者皆具
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公在輿中一拱而輿
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竭蹶步隨甫入館門見
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叙話則見鋪陳燦爛燈彩輝煌
地罽堆花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公數語寒暄畢卽起

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畢徐步而歸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見者全無蹤跡惟神座前兩行絳蠟一炷藏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曰頃莫非一夢否呼館役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不知前後之何以改觀也既各歸房中解衣則各臥床中皆安設元寶庫銀一介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威所述嗚呼公之幹畧卽此可規其概蓋實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昭官軍官來時曰中堂奉命日出地經

李文貞公

安溪李文貞公當耿逆構難時有蠟丸告變之功吾鄉人

至今德之惟陳省齋先生

夢雷

因此與公有隙其絕交書

中斥之不遺餘力揆之當時情狀恐不盡然文貞學養之粹定不出此讀榕村語錄自記之語當得其實附錄於此以待論定云人當大驚懼時切不可就處置事此時非本心之正若以事幾不可緩因旁言亂聽急忙應之十件十錯某自經鄭冠耿逆之變身嘗試之當鄭冠披猖時欲招某出某不應遂致怒聲言欲禍予家彼時若一言稍靡便貽名節之羞若過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動聲色數日後有王友者問某作何計某曰僕不過一窮百姓彼若欲得而甘心者遣一役來牽之而去卽與見面矣友曰招之

不見牽之而見可乎某曰招之無可見之禮牽之有可見之義何也招之而見不爲殿下臣必爲座上客牽之而見則爲簿下囚矣友曰見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禮待則從容告以實情僕非明之臣子而實我朝之詞臣也倘爲不才便不足用如以爲賢未有賢而失節者彼於明家失節之人皆殺之流之則僕之不宜爲用明矣如慮僕有別圖生變者請侍老父老母攜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矣若彼赫然而怒發淡水洋亦命也王友爲之稱善其後竟得瓦全倘倉卒應之則心氣驚惶思慮未能周到剛柔緩急之間皆足以僨事致禍矣

李文貞公逸事

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踞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之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爲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撫摩而嗅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讓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爲保族起見功德莫大况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懇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懼盜魁亦喜甚乃擇

吉曰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扁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翼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檻以煙從外薰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啟戶覘之則伏於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卽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綠林無不敗之局我旣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

亦未可知盜魁以爲然明日遂召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卽統眾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萬現在李姓族譜中別有一支附於宇圖之後者卽幼子所傳也嗚呼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聞諸泉州張我圃觀察慎和又文貞公之墓在安溪某鄉康熙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爲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

骨肉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割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若干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_有覺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爲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舁之不能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不得已從之至廟男子據上坐云我卽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既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

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鋤者搜墓前後久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飛其角旁有字則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繩索者往縛道士時公家族衆亦至鳴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李氏從此復盛而奉張大帝甚虔此事聞之漳州黃清夫侍御照今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之

陳省齋

吾鄉相傳國朝圖書集成一書成於陳省齋之手實未核也恭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論內閣九卿等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

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着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卽指名陳奏楊文有乃耿逆僞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卽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

聖心故能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爲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着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卽加潤色增刪卽副皇考稽古博覽至意據此則圖書集成之成帙非省齋所能專其功而省齋之負才砥礪讀此亦可見其概矣

蕭螿庵

雍正六年六月禮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原任山西道御史蕭震於康熙十三年遭耿逆之變與原任邵武府知府張瑞午等合謀討賊事洩身殉妻妾媳婢同時死節查張瑞午等俱經予恤蕭震亦應照品級致祭一次八功臣廟其妻林氏妾張氏媳鄭氏俱應准其旌表給銀建

坊入祠致祭其婢曾氏限於名分停止入祠疏上從之
 按此事傳聞異詞尤西堂良齋雜說云侯官蕭震以順治
 壬辰進士為大名府司理擢御史後巡鹽兩淮家資鉅富
 與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蕭之內子和藥勸其自盡震弗
 從遂污偽命為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斬東市籍其財
 得三十六萬康熙甲子余至三山過其居已廢問其妻子
 無復存者慨然悲之作詩云人生富貴本無常生縛摩訶
 事可傷多少朱門皆白屋空留燕子話興亡震之愚乃不
 及一婦人悲哉尤氏所記如此然余又聞亡友謝甸男言
 蕭螫庵知耿變將發北行至仙霞嶺耿藩使人遺以錦步

幃廣可數畝蕭故豪後得幃卽大徵菊部流連數日逆謀
 成遂被禽其後死以縲首在烏石山之鄰霄臺先是蕭有
 句云但使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至是而鄉人更
 詩酒二字為屍首則與腰斬東市之說殊矣謝古梅閣學
 小蘭陔詩集有秋日登鄰霄臺弔蕭螫庵先生四律亦頗
 著微詞詩云秋風秋草越王城緩步登樓弔古情天為斯
 文留後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臺鷓鴣存遺草南土鯨鯢
 累盛名魂倘歸來天水黑亂峯風木助悲鳴碑傳百字擅
 才雄幕府當年紀厥功

原注公與當事修復道山古跡鐫崖勒銘紀年月頌功德文不滿百

字名百字碑在鄰霄臺之右

能與名山開面目獨無奇計出樊籠荒臺

草木千年恨樂土桑麻一夢中原注臺成日公榜聯曰但願桑麻成樂上不妨詩酒
上鄰惆悵功名成往事可憐文獻泣西風衰草黃沙骨已
陳曾聞父老說能真陳書不憚操吾肘原注時道山就廢公與會城紳士議
與復致書督撫言論後侃士論壯之修史猶難贖此身一劍可能酬國士九
原安得起斯人山中猿鶴如相憶侍御功名半是塵亭餘
故址委蒿萊昔日風雲罷酒杯秦漢文章埋故土曹劉名
姓蝕蒼苔峴山羊淚魂應戀塞上陵碑首屢回欲告巫陽
招未得寒鴉數點夕陽來蓋當時尙無定論也

謝古梅先生

道承書學褚河南大國朝閩人善書者當以

先生爲巨擘俗傳其與狐女倡酬所謂媚蘭仙子者其眞
僞不可考然先生敦品勵學實爲儒宗一時罕有其匹恭
讀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

論云據大學士趙國麟奏稱謝道承在祭酒任內訓導有
方國學諸生因其升任具呈懇留朕思內閣學士尙非繁
劇之職成均事務可以兼攝且從前邵基升任之後亦曾
行之謝道承著仍兼國子監祭酒當時成均欽式如此亦
可謂信而有徵矣

蔡文恭公

漳浦蔡文恭公承其世父文勤公之指授髫齡中卽以聖

賢之學自奮文勤爲安溪李文貞公入室弟子公以此得
尋安溪軌範我朝二百年來閩人與爰立者惟安溪與
公兩人而公相業較安溪尤粹朱文正師嘗稱蔡公直
上書房四十年其培養啟迪於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諸
皇子孫曾輩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藹然敬信悅服公亦知
無不言而純樸和易能使人意融文正師亦久直三天者
故能言之親切如此余最喜公致仕家居時每遇巡檢典
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爲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亦
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亦必致敬庶幾常存
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

滋事者間公歿後數年有某典史往鄉捕人者爲公族衆
擁至蔡氏宗祠中扃門押跪答四十而逐之典史憤極訴
之漳州守求伸寃守問典史曰此寃必應伸但汝以官爲
重乎抑以寃爲急乎如肯以一官拚之則我必能爲汝伸
寃倘仍捨不得此一官則請再自斟酌典史不言而罷嗚
呼此漳泉之刁風所由日熾也

張孟詞貢士

張孟詞名騰蛟汀州甯化人乾隆辛丑朱文正師試汀州
府屬秀才孟詞文爲幕客校閱者置劣等師覆閱之大加
驚異擢冠其軍翼日覆試愈加賞識召入署中授業而幕

客已於前夜襍被去矣逾年舉鄉試第一自是師宦蹟所
至輒與偕愛之如子他弟子莫能及也嘗寄孟詞書云孟
詞年兄近想起居日暢 彤廷對颺五色雲縵蓬瀛高步
一鳴歸昌可勝頌耶近作漫興試筆中一絕云三千閩士
校雄雌第一應推張孟詞萬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雪歲
寒姿蓋紀實也亦可知老夫之傾倒於足下矣 陸請如
准可罄積悰諸雅裁不一後孟詞於癸丑會試中式磨勘
停科乙卯未及補 殿試卒於京中年僅三十有八孟詞
爲人溫而介才高而苦學嘗欲取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王
伯厚玉海刪益之爲書曰山海精良未成稿如東笋有駢

體文數十首沒後爲金蘭畦尙書取去今不知落何手獨
存詩二十餘篇耳文正師得孟詞死耗寄家人書並詩云
孟詞不幸短命死矣使我心灰氣短然則汝輩不能望其
肩背尙逐隊會試妄希進取真不可不知足也才如孟詞
文如孟詞學如孟詞猶不得一進士出身然則倘有僥倖
成進士者豈不媿耶不得者又何憾耶此較之蔡廷舉林
澗蕃而更可悲憾十倍者也目中所覩止此一人而不得
大成耶若阮雲臺之福慧雙齊何修而得此耶自問我之
無能爲役何叨忝耶哭之四首寄來與知孟詞者看之知
而不知者不必示也杜牧之作李長吉序云不獨地上少

耶天上亦不多耶吾於斯人亦云然果昌谷為修文之長
 宋玉為朱衣之職尙可解吾愁耳噫或曰天上絕不以文
 字為重猶之雲霞花草而已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呵呵
 子姪孫均此此心有感故不他及詩云不朽文誰屬長吁
 天祝子玉樓真促李丹篆莫興徐華暫芬優鉢材偏恥壽
 禳空羣標駿骨伯樂痛何如憶昔乘槎日抽捐出爨篋九
 旬親拂拭一響震空寥辛丑校士至汀搜落卷得生作大賞之置第一癸卯招至院中指授
三月遂舉鄉試第一視爾真麟角逢人說鳳條鍾期猶未死山海向
 誰招心是幽蘭素人如大玉清五車便炙輶三篋富遺籛
 潤色吾東里研摩奏兩京工為余艸十全頌進呈特荷眼中真國士

一第尙虛名生未及補殿試而卒友于憐弱弟鄭重托遺編魂返幾
 千里生離倏五年誓余登道岸度汝上層天蒼昊如求士
 呼空首薦賢慧易題三界才難贖百身奇文應泣鬼苦學
 亦傷神玉局來因舊雲旂去路新蒼茫司命意老淚落斯
 人紀文達師亦有哭孟詞截句云奇才不是不遭逢御隔
 蓬山一萬重記得為君題總帳禹門已上不成龍自注余
 為君作輓聯有和璧雖珍終在璞禹門已上不成龍之句
 第二首云魂遶棠梨一樹花九泉應悔讀南華誰知入眼
 黃金屑緣我曾遊賣餅家自注君卷被斥時余引公羊傳
 爭之反激成其事第三首云秋墳鬼唱莫淒涼埋骨青山

朽不妨一代文章韓吏部哀詞原自弔歐陽自注謂石君詩也阮雲臺師哭孟詞云張孟詞志趣高潔風儀峻朗博聞元覽穎秀邁倫所爲文沈博絕麗有相如子雲之目一時文人鮮與抗者既乃甫中進士未及廷試而卒宜石君師慟之深也墨卿同年與孟詞少齊名交最深今摹其像並裝石君師詩翰於卷中以寓慕慕之意元識孟詞爲題短句云奇士多文遇每難玉山頽後玉樓寒愛才欲望張文蔚少慰儒魂請一官自注云唐宰相張文蔚奏名儒不第方干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近年如黃仲則張孟詞等擬乞吾師請於朝也

鄭蘇年師

鄭蘇年師諱光策字瓊河又字蘇年閩縣人與先大夫爲讀書社至交余之妻父也少孤力學古心自鞭家貧不能就外傳與同懷弟雲軒孝廉自相師友姿稟岸異髻齡老成博綜羣書規模宏遠登乾隆己亥鄉薦第二遂爲故太傅朱文正師入室弟子既聯捷成進士以不獲館選爲歙退候吏銓仍下帷攻苦如下士甲辰恭遇南巡盛典趨赴杭州行在獻賦與江浙紳士合試於敷文書院監試者爲故相和珅獨於御座下腳几坐收試卷納卷者必屈膝先生側目之憤形於色乃約閩士林樾亭王蘭江等

六七人以長揖退和珅銜之遂東閩卷不閱時江浙士皆
竊笑之先生灑然返里不以爲意益肆力於學尤喜讀經
世有用之書自通鑑通考外若陸宣公李忠定眞文忠以
及前明之邱瓊山王陽明呂新吾馮猶龍茅元儀 本朝
之顧亭林魏叔子陸桴亭諸公著作靡不貫串如數家珍
值林爽文滋擾臺陽詣軍門條上十二議爲福文襄節相
所採用及紅旗旣報徐兩松中丞往辦善後事宜又條上
八議福徐二公並欲邀同渡海以母老固辭中年病足瀕
危而復起因自號蘇年絕意仕途以授徒養母爲事主講
鼇峯勤於訓迪嚴憚有法人才奮興桐城汪稼門高陽李

石渠三中丞並欽慕之謂不減蔡文勤風矩也余以子壻
爲受業弟子熟聞先生誨人宗旨以立志爲主謂志定而
後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於著述謂古聖賢之學大抵先
求諸身旣修諸身卽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
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傳於後故孔
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事嗚呼先生之持論如此故
雖窮年矻矻迄無成書僅存詩古文十餘帙亦未編定自
題爲西霞叢稿而已嘉慶乙丑余爲輯西霞文鈔上下卷
付友人梓行其詩鈔及儷體文鈔則已編而未梓合文鈔
讀之先生之本末已見近陳恭甫編修撰次東越儒林文

苑傳近人如林鈍村官志齋鄭在謙陳賢開輩皆願名其
間而先生獨不與因詳為論列以為摅逸搜沈之助或曰
編修為孝廉時曾修後進謁見之禮先生素仰其文名而
欲進之於道毅然以鄉先達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學濟物
之功而戒其毋以風流自賞適中編修之忌遂銜之不釋
果爾則編修亦編人耳所論撰又足據乎哉

福建鼎甲

有明一代吾閩登狀元者十一人閩縣陳郊洪武陳謹嘉靖
癸丑侯官翁正春萬曆懷安龔用卿嘉靖長樂馬鐸永樂李
騏永樂莆田林環永樂柯潛景泰永春莊際昌萬曆長泰
戊戌

林震宣德建甯丁顯洪武榜眼十二人閩縣唐震洪武林
誌永樂長樂陳全永樂連江趙恢宣德晉江黃鳳翔隆慶
李廷機萬曆楊道賓萬曆史繼偕萬曆莊奇顯萬曆南靖
李貞永樂建安龔綺宣德甯化張顯宗洪武探花十人閩
縣陳景著永樂莆田黃暘永樂林文宣德李仁傑成化戴
大賓正德晉江張瑞圖萬曆龍溪謝璉宣德林鈺萬曆漳
浦林士章嘉靖邵武吳言信洪武然登政府者僅李廷機
張瑞圖林鈺而已餘則不惟少顯官亦多夭死而陳郊陳
謹龔綺則又皆死於非命本朝百有餘年未有狀元而屢
得榜眼鄧允庭先生元授編修即卒吳劍虹先生文散館

改部轉御史遽引疾歸林青圃先生枝稍陞至通政司副使亦鐫級去位而趙秀山先生晉則且以科場事病死獄中故林樾亭先生謂科名每與福命相妨也近則廖鈺夫鴻荃由榜眼累官至大司空而道光丙申狀元爲林勿村鴻年榜眼爲何杰夫冠英皆福州人殆省運由此轉機歟世進士

吾閩在前明有五世相聯成進士者興化府一家柯英中宏治己未科英子維熊中正德丁丑科維騏中嘉靖癸未科維熊子本中嘉靖庚戌科維騏孫茂竹中萬曆癸未科茂竹子昶中萬曆甲辰科四世相聯進士者吾郡亦一家

林元美中永樂辛丑科美子瀚中成化丙戌科瀚子庭樞中宏治己未科庭樞中嘉靖乙未科廷樞子炫中正德甲戌科庭樞子爍中嘉靖丁未科煙中嘉靖壬戌科

兄弟進士

前明吾閩同懷兄弟進士者福州凡二十二家而同榜者五家洪武乙卯陳仲完陳洵仁永樂乙未劉鳳劉麒林文秩林文積成化壬辰林泮林濬淵嘉靖丙戌倪組倪緝興化府十六家而同榜者二家成化丁未方良永方良節嘉靖癸未方一桂方一蘭泉州府二十一家而同榜者三家宏治癸丑黃銘黃鏐嘉靖癸丑史朝宣史朝富萬曆庚辰

謝吉卿謝台卿餘則漳州府五家邵武府一家而已而同榜無聞焉 本朝則嘉慶壬戌葉申棻乙丑葉申萬已已葉申蕓及廖鴻藻鴻荃皆福州人惟廖爲同榜云

少年科第

閩在前代多少年登科者福州林文秩年十四

永樂甲午林文

結年十三

永樂辛未

興化戴大賓年十三

宏治辛酉

鄭一鵬年十五

正德癸酉鄭雲鵬年十五

嘉靖丙戌

泉州傅楫年十六

正德丁卯

梁懷仁

年十六

嘉靖乙酉

李春芳年十六

嘉靖庚午

王三接年十六

嘉靖癸卯

黃

日睿年十五

萬曆丁酉

楊元錫年十五

崇禎癸酉

漳州陳睭年十六

永樂甲午呂昊年十五

嘉靖丙午

其十六歲以上者則指不勝屈矣

然不若三山志所載宋大中祥符八年連江黃鼈以六歲

應童子舉出身又九年福清蔡伯儒以四歲應童子舉賜

出身更爲稀有

世解首

前明福州有父子解元者長樂林賜中洪武癸酉科及子

僑中正統戊午科興化有三世解元者黃壽生中永樂應

天戊子科及孫乾亨中成化甲午科乾亨子如金中宏治

甲子科

三試巍科

前明福建有三試並擢巍科者福州兩家林誌以解元會

元而登榜眼李騏以解元會魁而登大魁興化二家楊慈以鄉試第一會試第二而登二甲傳臚戴大賓以鄉試第三會試第二而登探花泉州府兩家李廷機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莊際昌以亞魁會元而登大魁

通前明一代吾閩登鼎甲者三十三人而同科並得尤爲美談洪武辛未科榜眼爲甯化張顯宗探花爲邵武吳言信永樂丙戌科狀元爲莆田林環榜眼爲長樂陳全王辰科狀元爲長樂馬鐸榜眼爲閩縣林誌乙未科榜眼爲南靖李貞探花爲閩縣陳景著萬曆壬辰科狀元爲侯官翁

正春榜眼爲晉江史繼偕至宣德庚戌科則狀元爲長泰林震榜眼爲建安龔錡探花爲莆田林文一榜三及第悉萃吾閩洵爲海濱盛事矣近惟道光丙申科則狀元林鴻年榜眼何冠英福州人

會元

前明吾閩登會元者福州六人洪武丁丑爲閩縣陳郊永樂壬辰爲閩縣林誌乙未爲懷安洪英嘉靖壬戌爲福清林春乙未爲侯官許穀己未爲閩清蔡茂春興化一人永樂辛丑爲莆田陳中泉州四人嘉靖庚戌爲南安傅夏器萬曆癸未爲晉江李廷機辛丑爲同安許懈己未爲晉江

莊際昌延平府一人隆慶戊辰爲大田田一雋本朝則
惟順治辛卯陳常夏一人按陳常夏字長賓又字鐵山龍
溪人榜後授米脂令不赴有江園集里黨罕能舉其名者
率以爲吾閩本朝無會元失之矣

宰相尙書

吾閩在前明登政府者凡十七人而泉州卽有十人建安
楊榮沙縣陳山福清葉向高莆田周如磐朱繼祚黃鳴俊
漳浦黃道周其餘李廷機史繼偕張瑞圖楊景辰黃景昉
蔣德璟林願楫陳洪謐劉鱗長皆晉江人林鈺同安人皆
泉屬也本朝及今百餘年惟泉州李文貞公漳州蔡文

恭公二人而已若前代福州官至尙書者多至二十一人

而閩縣林文安公家則有三代五尙書之盛

瀚謚文安廷
機子本朝直至嘉慶壬申浦城和舫齋先生始晉

大司寇未踰年卽以病去位近則陳望波先生爲大司寇
廖鈺夫爲大司空或此後源源而來歟

國政夫為大同空想此誠感而來也

大同家朱維平自以誠達心致明刺望與夫主誠大同法

本時道在襄陽王中前以所撰書文主誠

神林文表公宗源首三外正尚書文

公八前日其前所誠誠首重尚書文